镜子，表面光滑且具反射光线能力的物品。谁想过，镜子的另一边，又是怎样一番光景呢？  
" k\* `( t2 X! m  
      中世纪，欧洲西部，一个没落贵族的家中，大小姐爱丽丝正饶有趣味地看着面前华丽的镜子。那面镜子是常年资助她家的一位大人特意为她带来的礼物。从做工上看无论是镜框还是镜面就精美绝伦，然而真正吸引爱丽丝的却是镜中之物。不，更准确地说，是镜中之人。  j' R  {: {9 O4 d  |4 a9 F4 |  
  
      如清澈泉水般透亮的明镜之中，有一位年幼的女孩。淡金的长发宛如初升的朝日，碧绿的眼瞳宛如无瑕的翡翠。她穿着与爱丽丝款式相同的青色衣裙，做着与爱丽丝如出一辙的言行举止。明明这只是镜中影像，可幼小的爱丽丝有种直觉，对方是真实存在的独立个体，只不过是在模仿自己的一举一动罢了。% p$ N3 P0 F" y2 c, M6 c" w  
  
      镜子连带镜框位于正对爱丽丝卧床的那面墙上，恰好能将房中光景全部映射。镜框下是一张梳妆台，个头娇小的爱丽丝尚不足以直接使用镜子，非得搬来一张小凳子踩着当垫脚，上半身趴在梳妆台上才能与镜中的自己嬉戏。爱丽丝时而模仿优雅端庄的女仆姐姐，时而模仿大大咧咧的园丁叔叔。可无论她多么快节奏地转变动作，镜中女孩都能及时应对，丝毫不落下风。这在常人眼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毕竟这只是一面镜子。可爱丽丝已经不是第一天这么做了，自从她有了那个直觉，她就日复一日地想要证明自己相信的事实。  
  
      “哼，这次治不了你，下次一定！”镜子外面稚嫩的嗓音中带着一丝不服，镜子内面嘟起的嘴唇中露着一抹不悦。爱丽丝想要像往常一样爬下去，可今天情绪不佳的她没有踩准位置，眼看就要从凳子上摔落下去。“呜哇哇！”千钧一发之际，爱丽丝凭借自身小巧灵活的身体以及天赋异禀的协调能力，竟然像芭蕾舞演员一样脚尖点住凳子，以转体的方式奇迹般稳住了身形。“好险。”爱丽丝后怕地抚着胸口松了一口气。  
  
      但是镜中的爱丽丝却没有这么幸运，眼见都要跌倒的爱丽丝竟然能逆转回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她已经恰好错过能够转体的最后一瞬，扑通地摔在地上，没有传出声音，但看过去确实很疼。  
  
      “噢，你没事吧？”看到对方摔倒，爱丽丝好心地想要去将她扶起，可当手伸出时，前方只有一个平面的镜子。爱丽丝瞳孔收缩，恍然的样子显得无比震惊，面前的景象太过于真实，让她仿佛忘记，面前对于除她以外的人来说，其实只是一面普通的镜子。( q9 S\* l\* n" |. |4 @1 w) n4 I  
  
      镜中女孩揉了揉摔疼的屁股，可当她抬头时，却看到爱丽丝充满嘲讽意味的迷之微笑，那张坏笑的表情挂在爱丽丝这个幼龄女孩的脸上竟透着一股老谋深算的味道。爱丽丝得意取笑道：“小傻子，露出马脚了吧。”  
  
      女孩重新踩回凳子上，虽然声音传不出镜面，但爱丽丝还是明白对方在祈求自己不要把这事说出去，她苦苦哀求的样子显得十分楚楚可怜。“好了啦，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得到爱丽丝肯定的答复，女孩松了一口气。明明镜内的声音穿传不出来，镜外的声音却能传得进去，这是个盲点，不过对于年幼的爱丽丝来说自然是发觉不了的。  
  
      “我叫爱丽丝，你叫什么名字呢？”镜中女孩做着口型，可这对口齿不伶俐的爱丽丝来说却变成了猜谜游戏。见爱丽丝迟迟得不到要领，女孩扶额表示无语，爱丽丝的好胜心却被激起，催促着对方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女孩突发奇想，对着镜子哈了一口气，随即镜面起了一层薄薄的水雾，她就在水雾之上用手指写下了她的名字。从镜子另一边看本该是翻转的镜像，可她为爱丽丝的方便考虑，甚至自己反着书写，这样爱丽丝看过去所有的字母就都是正的了。“L, i, z? 你叫利兹吗？呵呵哈哈哈。”爱丽丝笑了，因为这是她结交的第一位朋友。\* d$ D% D; w9 Z8 c  y8 ^' I  
  
      从此往后，这位孤独的贵族小姐像是找到了最好的玩伴。未曾体验过友谊的她虽然不知道如何与朋友相处，但是利兹却总是有意无意地担待着她。明明镜里镜外看上去都是憨态可掬的幼稚女孩，可相处时镜里那位却有着与外表不符的成熟，只不过对于此时的爱丽丝来说还完全不懂这些罢了。! h( O! r1 F( d& Q  
  
      在爱丽丝的强烈意愿下，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下午茶会，都被安排在卧室的这面镜前举行。期间其他人也来到过镜子前面，无论人数几何，但凡有旁人在场，这都与平常的镜子表现无异，唯有爱丽丝知道至少镜中那位偷偷让自己保密的女孩，名字叫利兹。( P\* d. I0 Z" N) ]/ B) b  
  
      爱美是女孩的天性。随着年岁的增长，爱丽丝的服饰也五花八门起来。虽然她还是一名少女，但这个年纪的女生已经开始穿那些华丽繁杂的服饰了。无论是内衣还是外衣，爱丽丝都要拿到卧室这面镜子前更换。与其说她想增加与利兹相处的时间，不如说她觉得这种游戏十分有趣，特别是当她更换内衣时，利兹害羞的模样真是令人寻味。  
\* z3 P5 ^: h: ~: g$ R/ u/ q- S  e  
      当然最令利兹羞耻的还是那次。当时爱丽丝找不到女仆，以为对方是在与自己玩捉迷藏。可当爱丽丝在隐蔽之处找到女仆时，却发现她将手伸入裙中，轻微的动作竟能带来无比舒爽的表情。当晚爱丽丝便对着镜子有样学样地再现起来。当用手摩擦身下时，竟然产生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特殊感觉。爱丽丝是第一次体验这种快感，面色潮红却懵懂无知。利兹虽然依旧在模仿着，但她明显懂得更多，一边害羞地体验少女的初次，一边纵情地享受着身体的快感。在稚嫩的呻吟中，两名女生双双迎来浪潮。7 \9 x3 a. V7 O( q4 l4 r  
  
      对于爱丽丝来说曾经度日如年的时光，在利兹的陪伴下似乎堪称飞逝。然而，幸福的日常过后，变故突如其来。爱丽丝的母亲猝然离世，对整个家庭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然而受刺激最大的，还是年少的爱丽丝。在残酷的父亲眼中，爱丽丝连女儿都算不上，只是长成后可以用来换取礼金的工具。在这个家中，除了贴身服侍的女仆姐姐，母亲是唯一并且最为关心爱丽丝的人，也是爱丽丝凄凉命运中最大的心灵支柱。当心灵支柱崩塌，爱丽丝的心理防线也已濒临残破的边缘。1 O: D; \4 S; x  
0 c2 v9 \  ]; A% X# M" Z  
      失去了母亲的庇护，家中再无人有权为爱丽丝发声，父亲对她越是冷漠，她就越是缅怀母亲。她逐渐迷失生命的意义，在一个夜晚，眼中失去光亮的她决定随母亲而去。# v: V  t3 B; o  
  
      镜中的利兹将小刀伸向了手腕，那依旧是在模仿镜外爱丽丝的动作。利兹泪流满面，无声地呐喊着，却无法唤醒爱丽丝冰封的心灵。若是再这般发展下去，鲜红的血液必将从爱丽丝细小的腕部喷涌而出。$ n$ k% l  K9 p+ f( |" b  
; S+ l9 X$ G' C5 M& w  
      爱丽丝将刀刃抵靠自己的腕部，就在即将割破细嫩的肌肤时，一只手从镜中探出，坚决地制止了惨剧的发生。镜子如同水波般泛起涟漪，其中竟然走出一位雍容华贵的美妇，她正是爱丽丝的母亲。  
  
      爱丽丝的母亲不由分说地夺下爱丽丝手中小刀，扔到了远处的角落。可当她从梳妆台下到地面时，却遭到了爱丽丝倾泻的怒意。粉拳不住地打在美妇丰盈的躯体上，爱丽丝怒不可遏地呵斥：“坏利兹，坏利兹，不要骗我，不要骗我！”  
  D; W. D: t( x# {( k( i2 Q  
      不幸的经历刺激着她，与其自欺欺人地接受假象蒙骗，不如直截了当地面对惨痛现实。此时的爱丽丝已然完全忘记纠结，为何与自己从未有过亲身接触的利兹能从镜中踏出，为何利兹能重现出母亲的模样，但她清楚地确信，镜中只有利兹一人，所以这只是她营造的幻象罢了。这种时候，身为朋友的利兹竟然会开这种玩笑，令爱丽丝怒火中烧，将怒意毫不留情地发泄到了面前这位拥有母亲外貌的女人身上。  
2 O) n! r# w! ~4 i4 H8 \_8 s  
      而那位母亲没有抵抗，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就像生前她对女儿一样，有的只是无私的慈爱。爱丽丝有些疲惫了，动作也渐渐缓了下来，母亲这才温柔地说道：“我的小爱丽丝，妈妈不想看到你伤害自己，你不是答应过妈妈，要面带微笑坚强地活下去吗？”' i. d+ @% U# k2 i2 j  
, V: F  ^9 D$ ]% O/ I7 j" j  
      “住口，你不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已经……”爱丽丝开始哽咽，像是要拆穿对方的伪装似的，爱丽丝一把扯开母亲的胸衣，报复般地咬了下去。胸前的葡萄传来无比的疼痛，但母亲却咬牙忍受着，挤出一个慈祥的微笑，抚慰着怀中的爱丽丝，宛如一名伟大的妈妈，哺乳着身为自己亲生骨肉女儿……  
8 `: |, w' C  f0 C  b  
      那一夜对二人来说过得格外漫长，当白昼再次苏醒时，爱丽丝也重新复苏。日子还在继续，两位同伴却有了新的玩法。  
& V- I0 D. A\* d' D  
      有一次，女仆满面羞耻的仰卧在床，身为大小姐的爱丽丝却在舔舐着她的下身。  
' j1 X, t8 }/ `, C  
      “爱丽丝，不要这样，下面，好奇怪~”  
  
      “真是没教养的女仆，下人应该叫主人大小姐才对，记住了？”  
7 R, J( o1 E) b& q; H  {- E  
      “大小姐，大小姐，饶了人家，饶了人家~”6 h\* M, F! t- a  
  
      “偏不，劳烦女仆姐姐转告利兹，她不是喜欢角色扮演嘛，这就是她变成妈妈的惩罚！”  
  
      “大小姐，人家回头就向夫人告状，让她之后好好管教大小姐这位女儿。”  
\* e\* \\* n2 [8 f3 `" ~. o  
      “看来是我的调教还不够，得在下次利兹妈妈到来之前，让利兹女仆好好接受教育才行……”  
: M6 R+ ?" K7 e9 d- X  
      还有一次爱丽丝犯错溜到房中，却仍被察觉后到来的父亲发现，凶狠地怒斥了一顿。% o4 `3 Y& ?6 R3 O8 A1 Y( u9 u: }/ o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请父亲大人原谅我，呜呜呜……”就算掩面哭泣的爱丽丝多么惹人怜悯，却依然无法获得父亲的同情。  
  
      然而，开了一条门缝的衣柜中，一双带着笑意的眼睛正偷偷欣赏着眼前父亲批评女儿的一幕。她才是真正犯错的爱丽丝，而父亲面前落泪的，只是顶包的利兹罢了。而衣柜门后的爱丽丝其实是一丝不挂的状态，因为她发现从镜中走出的利兹虽然也穿有她此时的服装，但虚有其表，没有气味。身为完美主义的爱丽丝为了滴水不漏，就把自己所穿的服饰尽数取下，再扒下利兹的赝品，最后将带有自己味道的真货强行套在利兹身上。听到父亲的脚步声传来，来不及更衣的爱丽丝抱起利兹的衣服就躲入衣柜中，只留一条小缝观赏着利兹替自己挨罚的一幕。: D; ?\* I3 `7 g; x! o" p. z# V6 z  
4 @- q9 g. m3 O, g0 A# o$ @6 C& W  
      白驹过隙，曾经的丫头已经出落成一位标致的美女。金发碧眼的艳丽姿容，前凸后翘的曼妙躯体，这一切的美好被一位贵族老爷看中，在巨额礼金的诱惑下，父亲最终还是决定将爱丽丝许配给对方，哪怕他隐约猜到当这位老爷的夫人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关于那位老爷的秘密，父亲对爱丽丝当然是缄默的，就算他曾在爱丽丝的卧室与女仆交谈过只言片语，也绝对没有第三者得知，当时房间中除了父亲与女仆外，也只有镜中映射的光影而已。8 h" a1 E4 f# N( f  
  
      对于爱丽丝来说，这何尝不是一种解脱。自己终于能够摆脱不幸，拥有崭新的生活。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她就开始期盼出嫁之日的到来，每日与利兹分享着她溢于言表的喜悦。镜中利兹反射出的是爱丽丝几近成熟的女体，她依旧模仿着爱丽丝在镜前的动作，二人虽有相同的美丽面庞，可相比爱丽丝那懵懵懂懂的笑脸，知晓一切的利兹却是无法表达的苦涩。3 @- x. ]: T0 F& M8 w7 m& V  
1 e1 h  Y\* B! n# i8 r6 d/ H3 X" D  
      在出嫁的前一晚，爱丽丝抚镜痛哭。无论她如何劝说，利兹都不愿离开镜子与她同行，她怎样也舍不得这位陪伴自己从幼年到成年的忠实密友。镜中的利兹也在痛哭，这是当然的，因为二人之间只是一面镜子。! W. |: W! \" K. g7 {  
1 O- Z  o; }, A  
      爱丽丝看着镜中的利兹，四手相抵，闭上泪目，双唇相拥。两位无论是衣着还是外貌都一模一样的美女，隔着镜面，纵情激吻。爱丽丝没有睁眼，她缓缓感觉自己的舌头接触到了一个柔软的东西，十分温暖，十分滑腻，与自己的舌头尽情缠绵，恣意交织。爱丽丝没有睁眼，她渐渐感觉自己的双手接触到了一双宽厚的东西，一股奇异的能量顺着双手涌入她的体内，镜面好像是产生了波动，似乎是荡开了水波之类的涟漪。爱丽丝没有睁眼，曾经崇拜现实的她已经变得离不开眼前的假象，她害怕但凡自己睁开双眼，眼前的幻象就会因此消失。  
" c. c& e- Y: `5 R1 }( x7 }  t  
      涟漪逐渐变成翻涌的浪花，镜面变得像一层水幕一样，落水声传入爱丽丝的耳朵，她感觉自己像是跌入了深海，窒息感转瞬即逝，爱丽丝睁开双眼，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了镜子的另一端！  
9 ]$ y8 ]/ v$ K  ~1 e( k  
      这里与自己的卧室别无二致，毕竟原本这就是反射而出的镜像。而唯一的不同，就是此时正牵着自己双手的那个他。那是一位看上去与爱丽丝年纪相仿的青年，有着浅紫色的微卷短发、淡黑色的澄澈双瞳，无论是俊秀的容貌，还是高挑的身材，在爱丽丝眼中都是那么出类拔萃。唯一违和的地方是，他明明是一位男人，却穿着与爱丽丝同款的女式睡袍，看着有趣又搞笑。9 [, m- \_\* s1 o1 L7 c$ T& `  
% p& s0 t" ]% v1 c  
      “我叫爱丽丝，你叫什么名字呢？”  
  
      青年没有回话，拿起爱丽丝的玉手，用手指在其上写下了名字的字母。$ W" k  \" p- m: [6 B# S5 V" Z  y  
+ u) s: Q) L0 \_9 d  
      “L, i, z? 你叫利兹吗？呵呵哈哈哈。”爱丽丝笑了，因为这是她结交的第一位朋友，同时也是她人生中第一位恋人。  
  
      爱丽丝与利兹相伴的记忆太多太多，其中不乏朝夕相处的问候，也不乏衣食住行的日常，更不乏对自己身体的探索。爱丽丝以为自己已经很了解利兹了，就像利兹了解自己一样。可仔细想来，关于利兹谜一样的身世，对方自始至都终绝口不提，自己也识趣地从未刨根问底，导致爱丽丝直到走到镜后才知道，与自己同处的人，竟是一名异性。0 p; `- r+ Q& U  
5 H6 ^/ o3 A& g2 Q\* l% }  
      千言万语化为兴奋与激动，兴奋与激动又化为冲动，而床上的一时冲动，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说服力都远胜所谓的千言万语……/ W' O' T: G" a/ [# A2 D% F+ j6 W  
% e3 S0 \_\* J) U8 \_: J8 |  D( q  
      镜中的床与镜外那张完全相同，只不过大大的床面上不再是孤单一人，而有着一对相爱的伴侣。事后，逐渐冷静的爱丽丝却难以入眠，不断地缠着利兹听他讲述未知的故事。  
; j. {, }& X2 k1 N+ a  
      “镜子可以映射所见之物，如若所见之物为一间房间，镜之彼端就为一间房间，如若所见之物为整个世界，镜之彼端就为整个世界。我就来自传说中的镜中世界。”  
& N& v; L4 b$ i6 U/ M3 `: k1 ^  
      “那你为什么要来我的房间？”  
( M$ e. C8 u+ R& y% T  
      “这是一场必经的历练，而我选择了你。”8 t2 f& F4 u) G; v  
2 q( q( f+ g; M3 a+ J1 R6 s, A  T  Q  
      “这就是你从小到大陪我的理由？”  
+ y3 U9 c9 Z: r& \_( V% T1 S  
      “其实，历练早就结束了，但我却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你。”) L1 I9 ^( [; |" K2 T5 \2 V4 q  
# ~9 m' u7 L3 }7 c# O( N+ J  
      “肉麻，还不是与我共同成长了嘛。”8 l) ^% H+ ?\* Z9 a4 N# B  
  
      “其实镜中的时间流速与镜外不同，解释起来很复杂，但是……”4 k# n; m2 L8 f# B" D\* W% \  
. t% ~7 M" G' S( \+ Y9 `  
      “等等！不会在我还小的时候，你就已经长这么大了吧？”  
) L6 S3 J" S  e' C3 ?3 ~  
      “差不多，吧？”3 N  O4 h5 w1 |  
4 E% F( r4 R" H  
      听闻此话，爱丽丝的脸蛋顿时红到了耳根，想到年幼时陪自己嬉戏的小女孩竟然是身旁的大男人，气就不打一处来，羞愤地锤起了对方。这一晚，爱丽丝忘记了自己的婚约，忘记了一切的烦恼，她带着与利兹永伴镜中的幻想，进入了梦乡……  
4 b: ^8 d  I# T. V3 r' M  
      次日清晨，爱丽丝从床上醒来，发现只有自己一人，难道昨夜的经历都是一场梦境吗？她匆忙走到镜前，却见证了足以在她内心深处永久镌刻的一幕。, M3 B2 ^& B+ m) o  
  
      镜子的另一端，有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女，说是她的孪生姐妹也不为过。紧身的胸衣凸显了她绝佳的身材，圣洁的嫁衣代表了她新娘的身份。爱丽丝惊讶地敲了敲镜面，对方也惊讶地敲了敲镜面。爱丽丝感觉对方的动作在自己这边看来好像比正常而言更加缓慢，明明是对方在模仿自己，缓慢的速度却像是等着自己去模仿对方一般。5 z/ o0 H' H" U" q0 H  
  
      爱丽丝惊慌地说道：“难道我才是在镜子里面？”声音在房间中回荡，如果真如她所料，镜中的声音是传递不到镜外的。可是对方像是从嘴型猜了出来，随后也惊慌地说道：“难道我才是在镜子里面？”语速缓慢地说完后，却用爱丽丝这张美丽的容颜，扭曲出了一个奸邪的笑容。4 |. N) A. I+ G7 h$ K' U  
" D& o8 r+ e8 S$ \5 R- {2 x+ R  
      “利兹！你在做什么？放我出去！”  
4 m! G% A6 }8 z9 F1 q  
      利兹没有再模仿爱丽丝的动作，与之相反，她粗鲁地将紧身胸衣扒开，一手把玩着自己的双峰，一手探入到自己的花丛，两处都与爱丽丝的身体别无二致，都是她最为敏感却最为诱人的部位。  
# o! {1 e  C; |) K) [9 d  
      利兹的嘴巴开开合合，一连串的话语通过镜面传来变得不紧不慢，用的自然是爱丽丝悦耳动听的嗓音：“你真傻，上当了。从最开始，我就是要夺走你的一切。只不过你曾经太可怜了，一无所有。思前想后，我决定先给予你渴望之物，日后再亲手剥夺。你渴望友谊，我就变化成你的孪生姐妹，与你共同成长；你渴望母爱，我就变化成你的亲爱妈妈，拥你进入梦乡；而当你有心事却无法对前两位开口时，我又变化成知心女仆姐姐，听你倾诉衷肠。可你昨夜才知道，真正的我竟然是一个男人。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从小到大对镜更衣时，坦诚相见的我们，一边是纯洁的女人，一边是肮脏的男人；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吮吸妈妈的母爱时，妈妈表面端庄慈祥，体内的下肢却在顶天躁动着；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对着女仆姐姐倾诉心声时，姐姐看上去既会守口如瓶，又是无比关心，然而其实，她却在心中肆意地嘲笑你，讥讽你的幼稚，玩弄你的感情。还有还有……”  
$ A\* D0 f, s) \_# m( N" i& q  
      “利兹！够了！别骗自己！我不信你的背叛！”爱丽丝愤恨地砸着镜面，却怎样都无法破镜而出。她绝不相信眼前一幕，更不允许自己视若珍宝的记忆，被自己最为重视之人蹂躏践踏。7 k8 g# V8 M# C  B  n) ?; k  
. I9 o3 S& o$ ^4 Q  
      “不好意思，不是利兹，是可爱美丽的爱丽丝呢~噢，谁能看出，这副令人垂涎的女体，竟是男人变化的呢？请允许我夺走你崭新的开始，放心吧，人家会成为一名好妻子，人家还会努力让丈夫填满自己，努力生下好多好多宝宝呢~”  
3 y! a/ @9 G4 F1 c  O\* u/ I\* N  
      爱丽丝悲痛地嘶吼着，但声音却始终无法传到对面。爱丽丝听到门外传来的女仆呼唤自己的声音，她想向女仆求助，可无论怎么呼喊，最后都无济于事。镜外由利兹伪冒的爱丽丝，看到她的徒劳无功，显得很是幸灾乐祸。她捏着爱丽丝的嗓音，娇声回应道：“知道了，女仆姐姐，我这就过去，今天我可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呢~”像是想起了什么，利兹像是说悄悄话一样，用手挡住嘴巴，贴着镜面私语：“你不用担心我模仿不了你，别忘了你可是我日日夜夜看着长大的呢，没人会发现我其实是一个男人假冒的哦。你呀~就囚困在这镜中的房间里，享受永葆青春的福分吧~”, V# u. c  W6 w+ q; O/ b  
3 R: C3 [\* E: i  
      说完，利兹转身离去，而最后临别的话语竟是：“想到你昨天还兴奋地试穿过这套婚纱，残留了不少香汗和余温呢，哎呀，我在说什么，无论是蕾丝吊带，还是恨天高跟，本就是属于自己的东西呢，因为，我才是真正的，爱丽丝~”3 F& h2 v: f# f" j  
, M% j% U) O1 C8 w) M. E  
      即使背对爱丽丝，利兹也知晓，此时的爱丽丝是多么悲痛欲绝；看不到利兹正脸，爱丽丝却不知，此时的利兹脸上竟挂着一道晶莹的泪痕……  
  
      自此，爱丽丝的房间再也没有人进入。尘封的一切仿佛未曾随岁月变迁而改变。不知过去多少年头，一名白发苍苍的老人步履蹒跚地走入这个房间，他正是从前用爱丽丝换取礼金的父亲。他仿佛不在乎厚厚的灰尘，就近坐到梳妆台的镜子面前，感情真挚地忏悔着：“对不起！我的女儿！是我害了你！我早知提亲的那个老爷，他的原配妻子就是在家中逝世的，我却财迷心窍地将你许配给他。如今他才承认你早已失踪，生死不明。像上一任一样，他有新欢后再不会在乎过去。可如今我孤苦伶仃，才后悔不该将你出卖，是爸爸的错。无论别人如何猜测你已不在人世，爸爸却坚信你一定活着。爸爸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愿你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寻得属于自己的幸福……”! F5 i- [6 ~/ h0 E\* F  
' |5 w8 R" `  C, p  
      当爱丽丝的父亲抬头看向镜面时，竟被眼前所见吓坏：蒙尘的镜面映射着卧室的一切，却唯独无法映射自己的身影，无论是肉体还是衣服，仿佛全未在镜前出现过一样。  
' q) G' T4 e) a5 D2 Y  
      其实，早在爱丽丝与利兹诀别的那天，这面镜子就失去了原本的功能，表面如寻常般能映射世间万物的光影，却唯独无法映射人影。美女沉眠镜中，隔绝于世，不知世事。镜从此变为了一面魔镜。  
  
      樵柯烂尽棋方剧，客甑炊成梦未回。  
  
      不知历经几个轮回，这面带有神秘色彩的魔镜作为一件藏品，在正值世界文化交流周的博物馆内展出。一位男青年缓步而来，他是刚入学的大一新生，名为漓眦。漓眦非当年囚禁爱丽丝之人，却因机缘将她放出，从此踏入了与其他“龙之九子”追寻镜之彼端的命运……